

# 艺术是个救生圈

什么是自由？

——关于歌德的思考片断

想象力与艺术世界创造

——艺术、科学和哲学创造的共同基础之一

19世纪德、奥浪漫派音乐

——自然场、建筑场、音响场

惆怅是钢琴王国的王后

——在北大未名湖畔琴房练琴50周年的「自我纪念」

唯有音乐才是永久的爱

——从英文歌曲中透露出来的佛教存在主义呐喊

醉心孤独、激赏荒残、向往无限

——19世纪德国浪漫派画家弗里德利希

高更的根本苦闷和根本孤独

——他的精神构造中的两股相反的力

西方近代绘画中的佛教存在主义哲学

——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希特勒的苦闷和一批画家的挣扎

人兽混种与转基因艺术创作

——从神话到实验室

——石涛的「一画之法」与西方的自然哲学

——读石涛的《画语录》

——艺术是面映出人性的镜子

——艺术创作与人性同在

赵鑫珊 著

赵鑫珊 著

# 艺术是个救生圈

吴冠中题



上海辞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艺术是个救生圈/赵鑫珊著. —上海:上海辞书出版社,2008.8  
ISBN 978-7-5326-2518-5

I. 艺... II. 赵... III. 艺术—鉴赏 IV. J0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8)第 080167 号

策 划 人 上官消波  
责任编辑 吴雅仙 朱冬梅  
责任校对 左钟亮  
装帧设计 刘锦睿

艺术是个救生圈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、发行  
上 海 辞 书 出 版 社  
(上海陕西北路457号 邮政编码 200040)  
电话: 021—62472088

www.ewen.cc www.cishu.com.cn

上海书刊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787 × 1092 1/18 印张 15  $\frac{2}{18}$  字数 324 000

2008 年 8 月第 1 版 200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326-2518-5/B · 131

定价: 30.00 元

如发生印刷、装订质量问题,读者可向工厂调换

联系电话: 021—36162648

# 自序

# “我之为我，自有我在”

自古以来，东、西方出版的有关“艺术哲学”(The Philosophy of Art)的论著估计有上千种。时至今日，还有必要再添加一种吗？有这个必要吗？不重复吗？不会拾前人之牙慧吗？太阳底下还有新事吗？在写这本书之前，我慎重思考过这些问题。

上海有家典雅的咖啡厅“Figaro”(在兴业路和马当路的交叉点上)，这里是做“白日梦”(Day-Dream)的好去处，我常来这里闲坐。2007年9月1日，正是在这里，我决定还是要写的。我确信太阳底下总有新事物冒出来。这里有两种情况：第一，推陈出新，或老问题新看(New Light on the Old Problems)。有些基本事物(或概念)永远会纠缠住人类的头脑不放，比如时间、空间、光、上帝、人生的意义和目的，死亡的涵义究竟是什么。那么，“艺术究竟是什么”这一古老追问同样也会永远纠缠住人类。近年来，世界许多地方的思想家又在不约而同地追问“什么是幸福？”——这正是“老问题新看”。

别墅的庭院内有一株百年老树，主人面对它画了五个小时。仆人问：“这屋，这树，这山，都是老爷的，您为什么还要把树画在画布上呢？”回答这个提问不容易，它涉及艺术的本质，涉及艺术家创作的深层心理动机。

第二，人生世界在日新月异地发展，这对艺术创作是个新刺激，“老革命碰到了新问题”。比如建筑设计师遇上了电脑数码时代，古老的手绘艺术草图还有价值吗？手绘艺术(徒手画)会被电脑完全挤出历史舞台吗？2007年8月，我作为“庐山艺术学会”主席荣幸地参加了“庐山建筑草图艺术高峰论坛”。期间，著名空间艺术设计师余静赣先生有段话给了我深刻印象：

“手绘草图(建筑手绘艺术设计)是黑色的思考；从中会有灵感闪现，有创思神来之笔。功利年代，电脑绝对是利器，只是艺术这东西玩的绝对是性情。所以艺术设计构思还是需要手绘。在今天的创作，电脑不是一无是处。其实手中的笔和电脑都是为人脑服务的工具，只是目前的电脑在构思表达速度上

还远比不上手绘构思创作来得快；手中的笔如流水般，自然地流淌出人性、性情；流淌出思想、观念和智慧；流淌出艺术的哲理……这却是电脑不及的！”

余静赣先生这段精辟的论述涉及“人性与机器”这个既古老又年轻的课题。这便是“老革命碰到了新问题”。“人为什么活着，活着有意义吗？”“艺术究竟是什么？”这类恒提恒新的问题总是迫使一代代人去作出自己的回答。先辈的回答不能代替我们自己的回答。“诗言志”，前人有前人的志，今人有今人的志，我有我的志。人各有其志，则各自为言。——这便是我写这本书的动力。

我既知有古，有东、西方伟大先辈的遗产，也知有我。石涛是我推崇的一位17世纪中国山水画家和艺术哲学家，他提出过“我之为我，自有我在，古之须眉不能生在我之面目，古之肺腑不能安入我之腹肠，我自发我之腹肠，揭我之须眉”的命题。这对我的写作是一大鼓舞。同石涛差不多同时代的叶燮的命题对我也同样是个鼓舞：“乾坤一日不息，则人之智慧心思，必无尽与穷之日。”（《原诗》内篇）对艺术本质的哲学思考是智慧心思的重要对象之一，叶燮对此提出了很高的要求：

“以创辟之人为创辟之文。”

“言前人所未言，发前人所未发，而后为我之诗。”

“前人未曾言之，而我始言之；后人不知言之，而我能开发言之。”

“若前人已言之，而我摹仿言之；今人皆能言之，而我随声附和言之，则不如不言之为愈也。”（《己畦文集》卷十三）

我自知我达不到这样的目标，但可努力走近它，即便是达到了其中的十分之一——这正是“我之为我，自有我在”的涵义。朝这目标做些力所能及的尝试，于我是种最有效的“越狱逃跑”。

我“越狱”，故我在。

## 题记五则

# I

只有那些奋力拼搏、勇往直前的人，我们才能拯救他们；他们也值得拯救。这就是天助自助者。记得英文有句类似的说法：Those Who Are Ever Striving Forward, Them We Can Save.

1930年爱因斯坦在《宗教与科学》一文中也谈起过他的这种感受和体验：“个人的生活给他的感受就像在监狱里一样。”艺术家和哲学家的这种感受和体验同样强烈，刻骨铭心。人类一部艺术、科学和哲学史其实是人类精神（灵魂）越狱逃跑、追求自由和解脱的悲壮历史。或者说，艺术、科学和哲学活动是体道、通道活动：上通于道又下及与物；下及于物又上通于道。在这里，道是“天地万物人我”通而为一的总体根源。体道、通道是最高境界，也是自我拯救、自由和解脱之道。

耶稣对众人说：“真理会叫你们获得自由。”(The Truth will make you free.) 然而，哪里在呼唤自由，哪里必有限制和桎梏。我觉得，此处的“真理”应为“真善美”，只有“真善美”（科学、艺术和哲学创造）才会让人获得自由，有越狱般的兴奋感、奋拔感和快感，仿佛获得重生。但拥有“真善美”并不能算获得了救生圈，只有不断地去追求“真善美”，才能实现自我拯救，那才是可靠的救生圈。

观照这个题目，我一直戴着一副叫“唐诗”的眼镜，我是透过唐诗来观照人类东西方艺术世界的。

# II

古今中外，一切真正的艺术家、科学家和哲学家的内心都是孤独的。孤独不同于寂寞。只有孤独才能启动艺术、科学和哲学的创造活动。孤独是这三类创造活动的沃土和守护神。只有在孤独的时候，一个人才能听出“天文地人文神文”从幽远、渺远和广远的深谷中传来的回音。

1827年17岁的舒曼对孤独已有所感悟。在日记中他写道：“孤独是我们同自身作亲密的交往；它是对外部世界表示失望。因为外部世界把我们排斥了。孤独是一种有力度的、思考性质的和富有创造力的宁静；它是一种积极的灵魂状态，而这时躯体却是被动的。——孤独是一切伟人的保姆，是英雄的母亲，是诗人的伴侣，是艺术的女友……”（自《舒曼日记》，第1卷，第76页，

莱比锡，德文版，1971年）这是很怪诞的结构：孤独让人有蹲监狱感，人却又只有在孤独中才更奋力、有效地越狱。是孤独造就了艺术、科学和哲学。孤独既是黑夜中的海难，波涛汹涌，又是一个最可靠的救生圈。大艺术家都是叩着孤独（而不是什么寂寞）去求音的创造者，都是“罄澄心以凝思，渺万虑而为言”者。

### III

哪里有人生世界的苦闷、压抑、忧郁、烦恼、单调、枯燥、千篇一律和“生老病死”，哪里便有浪漫派艺术情绪、构思和创造的涌动。因为浪漫是对人生世界无形牢狱的冲决。每个时代都有浪漫的诗意呐喊，它是不分国界、种族、性别和年龄的。起源于远古时代的神话和宗教，其实质正是浪漫。假设地球之外有一个并不存在的所谓“天堂”，那是浪漫的最后、也是最高归宿。

一切游戏（包括赌博）都是浪漫主义的生动体现。三、四颗骰子，一万、二万、三万的麻将牌，J、Q、K扑克牌，便能成为赌的工具，营构出千变万化、色彩斑斓的游戏世界，真是绝了！赌是人类伟大的发明之一。人是会赌的动物。野生动物会游戏，但不会赌。赌是一种高级游戏。而艺术的本质便是游戏，是冲决日常生活的单调、无聊和枯燥，是体内剩余能量的释放。

我游戏，我浪漫，我越狱，我得救。

### IV

歌德是德国大诗人兼思想家（早年他还作画），他在德国的地位很像孔子在中国的地位。《歌德全集》有133卷，共计143册之多。德国的大自然科学家常在自己的专著扉页上引用三个人的格言大训，其中一个便是歌德，其他两个人是柏拉图和康德。

歌德的创作过程或心理状态是情绪（痛苦或愉悦）的宣泄，当他把这些情绪转化为诗句或者变成一幅画，即有种自由、解脱感。用他在自传《诗与真》里的话来说就是：“把让我高兴的或者折磨我的或者使我关注的事物变成一幅画、一首诗，并同我自己就此事作一了断，既为了纠正我关于外部事物的概念，也为了使我的内心平静下来。”对于歌德，从事艺术创作和自然科学（色彩学和生物学）研究是一种最高意义上的宗教活动，也是获得内心平衡、自

由、解脱和自我拯救的最好途径。当他把内心忍受的苦难或不如意宣泄、诉说出来，他便有种“越狱”感。不是每个人都有能力通过艺术创作去诉说、宣泄的。上帝（造物主）把艺术创作这个珍贵的救生圈恩赐给了歌德。这是他一生的得天独厚。在《哀歌》这首诗的开头，歌德写下了这样两句：

世人默默无语受折磨，  
上帝却让我诉说我的苦痛。  
(Und wenn der Mensch in seiner Qual verstummt,  
Gab mir ein Gott zu sagen was ich leide.)

这里的“折磨”和“苦痛”都有被判了无期徒刑或死囚犯蹲人生世界大监狱的滋味。歌德先抓住一个大救生圈，然后从大救生圈中再生成千万个小救生圈，于是千万个受折磨的普通人才得以获救。——这正是大艺术家同千万艺术爱好者之间的一层最本质的关系。

我们同唐代大诗人之间的关系不也是这样吗？我们同一部多集优秀电视连续剧的艺术家们的关系同样也是如此。好的连续剧娱乐了亿万观众。“娱乐”是精神获得“自由”、“解脱”和“拯救”的同义语。大小“越狱”的精神状态本质上是相通的，是悲愤、悲壮，发泄愤懑的。

## V

艺术语言（诗歌、戏剧、音乐、绘画、雕塑、建筑和舞蹈）有个重要功能：它不仅能表达人类的广谱感情和思想，它还能使一些没有艺术语言就不能明显存在的感情和思想成为可能，比如空灵和惆怅。艺术细腻了、提升了、丰富了，也深化了空灵和惆怅。

我国一些古筝、古琴曲所陈述的最动人、最揪心揪肺的感情，即是惆怅。比如《渔舟唱晚》。莫扎特的《A大调单簧管协奏曲》，主角也是生命的惆怅。这是天地间羁客面对死亡的根本惆怅。我既害怕惆怅，又偏爱咀嚼惆怅，里面有哲学味。我喜欢唐宋诗人表述惆怅的手法，也喜欢肖邦表述惆怅的旋律语言，他的《夜曲》动人心魄，我称他为“淡淡哀愁和惆怅的钢琴诗人”，他只有在处于这种灵魂状态时，才有“到家”的感觉，波兰对于他只是地理坐标意义上的“故乡”概念，他的真正故乡——精神故乡，是用钢琴吐露心中的“淡淡哀愁和惆怅”，吐露了，便解脱了，得救了，虽然只能是暂时的。但也正因为如此，才能惆怅不断，创作不断，如同日月，虽终古常见，但光景常新。



图 1

艺术活动的本质就是死囚在地牢里开凿出一条通向外部世界的自由、解放的通道。死囚向往解脱的冲动有多大，艺术创造的动力便有多大。两者成正比。

图 2

在秋夜的星空下，一个大写的人在苦苦地叩问和呐喊：“我是谁？我从哪里来？我回到哪里去？”此处的我是“哲学的我”（The Philosophical I）；这呐喊和叩问的性质也是世界哲学的。一切真正的艺术、哲学和科学创造都是企图对这三个永恒问题作出自己的回答。

图 3

音乐天才、绘画天才和数学天才……同人脑某个特定解剖部位有关联。当代脑科学正在揭示这些关联。比如2007年西方有的大脑和神经生理学家借助于电子核磁共振仪器，对某些天才的大脑活动进行观测表明，这些天才的感觉器官对外来信息的反应和处理速度非常惊人，常人听音乐得到的是对乐曲的整体印象，而音乐天才却能记得其中的每个音节，甚至每个音符。

其实诗人的“万古愁”、“太息”、“世界痛苦”（Weltschmerz）和“抱怨世界”（Weltklage），以及“人生世界的监狱感”和“越狱逃跑的自由、解脱感”，都是人脑现象。在当今60多亿世界人口中，个体在上述方面是有差异的，艺术家、科学家和哲学家比普通入要强烈得多。

一部人类艺术、科学和哲学史就是人类精神（灵魂）的越狱逃跑史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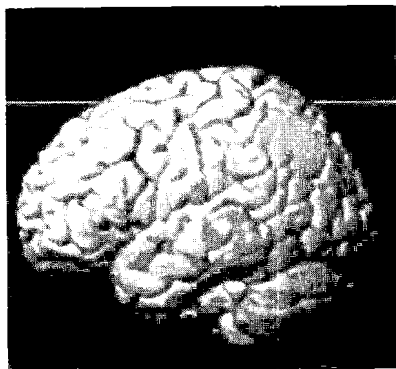


图 4

艺术创作对于艺术家是“如鸟出笼”，它和“艺术是个救生圈”是同义语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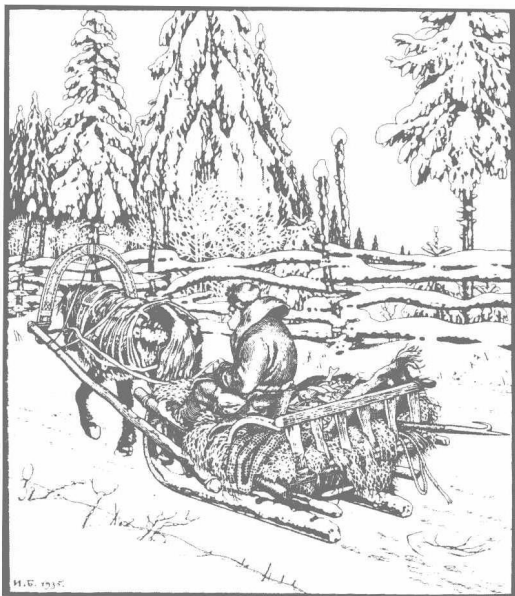
图5

这是法国一座中世纪监狱厚墙的特写镜头。我用双手触摸过它，为的是感受它形而上的硬度和存在。其实它是艺术（这生命强力意志）符号的根源和存在的顽强理由。由花岗岩蛮石砌筑而成的墙的硬度，作为强力意志的艺术这个符号存在于蓝天底下、大地之上，它的硬度凸显了艺术世界的力度。硬度和力度成正比。

图6

舒伯特在友人家举行的家庭音乐会





乐会上做钢琴伴奏，歌唱家演唱的歌曲是舒伯特刚写好的作品。在当年的维也纳，中产阶级习惯用歌唱、醇酒和美女向人生世界这个大牢作冲决——这是人性（人脑）决定、规定了的。舒伯特终身未娶，只活了31岁，据说是死于梅毒。对于他，不断追求情欲、性欲也可以说是捞个临时救生圈的性质。人生救生圈有多个侧面，宗教信仰、艺术创造和追求情欲、性欲的满足，以及一醉方休等都是它的侧面。

图7

这是苏联时代的一幅作品，创作于1935年，画家想说什么？他看到了、听到了什么？也许他听到了人在天地间的孤独。他把这种孤独传达给了观者我，我感受到了，接受到了孤独的波段：“天地无尽期，我去无返日。”“千山鸟飞绝，万径人踪灭。”（柳宗元）

图9

19世纪德国浪漫派作曲家门德尔松在作曲。对于他，音乐不仅仅是赖以糊口的职业，更是自我拯救，寻求精神的自由和解脱的过程。只能是过程，因为只有死亡才是永久性的，一了百了的自由和解脱。

7 ——— 8



图8

这小品，简单几笔，说出了人在自然面前的无助。屋子被厚重的乌云包围着，压抑着，这处境给人以牢狱感。艺术家说出这种感觉的本身，就是一种自由、解脱和快慰。艺术活动只能做到这个份上。艺术哲学也只能到此止步。



VII

10, 11



12



13



14







图 20

16世纪德国画家丢勒的一幅速写，作于1524年。他用绘画语言符号系统创造了一个梦幻世界。一切艺术都是“梦样的艺术”。



图 21

一位妇人的头像，丢勒速写，约作于1504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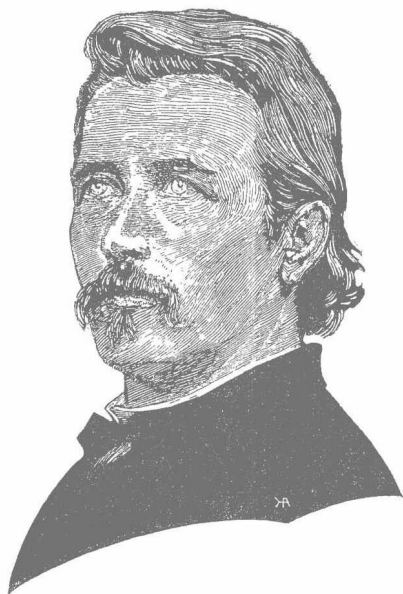
图 22

17世纪荷兰画家伦勃朗的自画像，作于1639年。自画像是认识自己的一种方法，普通人每天照镜子也是在认识自己，尽管很表层。哲学探求、追问人是怎样一种动物，层次不仅深，且系统。把艺术活动同越狱联系在一起，便是艺术哲学的探求，层次较深。

图 23

马蒂斯的作品《绿色的上衣》，创作于





1936年。1905年，马蒂斯等一批画家在巴黎举行画展，因其画法一反常规，被评论家称为“野兽群”，画派由此得名“野兽派”。其实野兽这一称谓也表明了人的生存（哲学）处境，即被关在笼子里，想冲破牢笼的根本处境。20世纪初的欧洲处于躁动、骚乱和不安的时期，各个领域一些杰出的个人总想冲决传统和常规，开拓一片新天地，把人类文明推向前进，1900年和1905年量子论和相对论的先后问世正是对传统牛顿物理学的冲决。

图 24

瑞士画家勃克林，成长于德国，属于19世纪德国浪漫主义或理想主义，偏爱用希腊神话和基督教教义为题材，用象征主义和浪漫主义手法，表现虚幻、神秘的氛围。作品有《死亡之岛》、《水妖与半人马怪搏斗》等。

图 25

伦勃朗的一幅速写，作于1648年。他用流畅的线条创造了一个有别于现实世界的梦样世界。就这一点来看，艺术家是仅次于上帝的人，伦勃朗创造世界的方法甚至比上帝的手法更为简洁，因为他只用到线条，只用到黑白两种颜色的对比。

图 26

伦勃朗身穿工作服的自画像，作于1654年。他应该问过自己：“我干吗要专心专意地画？不画不行吗？艺术是什么？”我想他只有在作画时，内心才是自由的、解脱的、充实的。

